

弘
明
集

弘明集卷第九

梁釋僧祐撰

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沈續序注

梁武帝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說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淪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聖王

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
離詭辯構義橫流徵叙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
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績早念身空栖心
內教每餐法音用忘寢疾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
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誥遠流預同撫覲萬夜
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澈竊惟事與理亨
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辨故行雲徘徊猶感美
音之和游魚踴躍尚賞清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
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
膚受謹爲注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固惑所以

釋焉

夫涉行本乎立信

臣績曰夫愚心闇識必發大明必不致起起必由行行不自修修必

由信信者憑師仗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為本四信以不違為宗宗信既立萬善自行行善造果

謂之

信立由乎正解

臣績曰夫邪正不辨將何取信故立信之本資乎正解

正則外邪莫擾

臣績曰信一信者則萬邪滅矣是知內懷正見則外邪莫動也

信立

則內識無疑

臣績曰識者心也故成實論云心意識體一而異名心既信矣將何疑乎

然

信解所依其宗有在

臣績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則枝行自從有本之旨顯乎下

也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

臣績曰神而有

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

木則豈曰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觸理皆明明於衆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

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

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

神涉行未滿故之不免遷變

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

臣績

曰剎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即滅矣

若心

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

乎

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論故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移故終歸於妙果矣

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

臣績曰畧語佛因其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

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善有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經既云終成佛果斯

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

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

本之性不移

臣績曰陶沐塵穢本識則明明闇相一易謂之變也若前去後來非變之謂一

本者即無明神明也

臣績曰神明本暗即故以無明為因尋無明之稱

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

臣績曰夫別了善惡匪心不知

明審是非匪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辨解惑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識既

謂無明則義在心矣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

無明臣績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塵故內不免惑惑而不了乃謂無明因斯致稱豈旨空也

哉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

不改

臣績曰既有其體便有其用語非體論體非用用有興廢體無生滅者也

將恐見

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

臣績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能精何者夫體之與用不離

不即離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非體故云下即見其不離而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故

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

明性不遷也

臣績曰無明係以住地益是斥其迷體而抱惑之徒未曾論也

何以知

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

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

續

臣績曰不有一本則用無所依而惑者見其類續為一故舉大善斥相續之迷

是知前惡

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莫改

臣績曰未嘗以善惡生滅虧其

本也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一切

善法俱者名之為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

臣績曰若

善惡互起豈謂俱乎而恒對其言而常迷其旨故舉此要文以曉羣惑

故知生滅遷變

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

臣績曰生滅由於本業非現境使之然善

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爾也

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

臣績曰雖復用由不同其

體莫異

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

生死可盡明矣

巨績曰成佛皎然狀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若用而無本則滅而不

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難神滅論

并序。本論范績作

梁蕭琛

內兄范子績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衆口曰服千人予意猶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爲之宗廟則以爲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愚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爲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辨其

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固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
邈然如靈質分途與毀區別則予尅敵得雋能事畢
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
之論左焉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邪荅曰神即形也形即
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
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荅曰
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
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辨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昏昏故以見爲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爲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

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勸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

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

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裸歌可吳入鄒晉小臣或

理所不容呂嗣夢射月中之免吳后或先覺未兆姜

夢天名其子曰虞魯人夢衆或假借象類蔡茂夢禾

君子謀欲亡魯之類是也或乍驗乍

澹夢三刀為或即事所無胡人夢舟越人或乍驗乍

否通驗也否事衆多不復具載此皆神化茫渺幽明

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

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覲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

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
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
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
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
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
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鏑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
而刃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
一邪刃利旣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

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有知

形之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

何而至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荅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彫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喻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

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痒養之則生傷之則死邪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辨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蠃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

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邪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骼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旣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辨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有痛痒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旣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

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
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痒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
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
答曰是也

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
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向何以知是心器所主
答曰心病則思

乖是以知心爲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邪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即神全體傷即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刖趾兵畧愈

明膚浮解腕儒道方謚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
切證也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
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
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中雷以收
四事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
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疾即聽神傷兩耳俱
應聾矣今則不然是知神以爲器非以爲體也又云
心爲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
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
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

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爾
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
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
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
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
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
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
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
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

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區分每絕常品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虞帝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鷓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立且殊姿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荅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

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麟騶盜驪
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
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人之教然
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渝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
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
已邪荅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強死者衆不皆爲鬼
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

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鷓鳳不得爲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鷓號鷓鷓鳳曰神鳳名旣殊稱貌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覩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臯陶馬口非真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于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暗

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爲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
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旣形神之所陶
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嚚瞽頑舜聖矣論
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
復是逸氣邪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
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
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唯斯而已耳
向所云聖人之體指直語近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
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

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
趨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邪良
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
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
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不關周給立德
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
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
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
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究
佛勝頌聲尚權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

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畧言今指辨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

育鳥獸以人靈爲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
斷察修善不必贍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苟
使殫財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
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人且猶知之況我
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務俗士見寒者不施
之短褐遇餒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
衆多之佛親戚棄而弗眄祭祀廢而弗修良繒碎於
刹上丹金縻于塔下而謂爲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
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爲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
爲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

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夫於峻名
失於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
蔽誅孔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
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
親下虐儔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
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
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
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青掩德蔑而
棄之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
伊尹孝莫尚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

隻禽以養點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爲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誠也若能鑿彼流宕豐不在佛觀此禍福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

難神滅論

并啓

曹思文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而爲用死則形畱而神逝

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逝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然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爲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寔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覓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亡而

神滅者也

論曰問者曰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渝薄之意也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且其欺天乎果其無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旣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聖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

孝子之心厲渝薄之意哉

原尋論旨以無鬼爲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瓜祭
祀其祖禰也記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旣無矣迎
何所迎神旣無矣送何所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
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禮也欺
僞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
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爲賓主遂有三十餘條
思文不惟闡蔽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此傾
其根本謹冒上聞但思文情用淺匱懼不能徵折詭

經仰黷天照伏追震悸謹啓

詔荅所難二條當別詳覽也

荅曹舍人

并啓

梁范縝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即也荅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蚤駟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邪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荅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遊上帝旣云耳聽鈞天

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
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
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
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
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
人神獨遊帝所荅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
也今傷之則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
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廢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
於無事邪

曹以爲生則合而爲用則痛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也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荅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蝴蝶是真作飛蟲邪若然者或夢爲牛則負人轅軸或夢爲馬則入人跨下明旦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也又腸繞閭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匹婦近入懷神夢幻虛假有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睿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真登閻闔邪外弟蕭琛亦以夢爲文句甚悉想就取視也

難曰延陵寔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
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荅曰人之生也資氣於
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
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有神與知
邪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
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
誰配帝乎荅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
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

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
廟祧壇墀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已尊祖
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
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照於上風俗
淳于下用此道也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
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
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
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
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邪

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
悠漫以荅邪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
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
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旣其欺天又其欺
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爲教何達孝子之
心厲渝薄之意哉荅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
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
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
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

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弑君非邪而孟子云聞誅
獨夫紂未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
於郊稷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
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邪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荅曰此義未通而自
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
恨未周邪

思文啓始得范縝荅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
理致衝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析
其鋒銳仰塵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詔荅具一二續旣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畧成可息

重難神滅論

曹思文

論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蚩駘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又伸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不之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邪難曰蚩蚩

駟驢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蚩非驢也驢非蚩也今滅蚩蚩而駟驢不死斬駟驢而蚩蚩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以爲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爲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則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惑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蚩駟相資是也今刃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刃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逝也今引

一物之二名以徵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伸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今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代紂非弑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權稷以配天假文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黃而郊饗祖顓而宗堯既淳風

未殄時非權假而令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
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
自傾其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
費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謂傷化
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難曰前
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
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荅
者曾不慧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請重言之曰依如
論旨既已許孔是假欣而虛淚也又許稷之配天是

弘明集卷第九
指無以爲有也宣尼云亡而爲有虛而爲盈斯交象
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棄用此風以扇也茲化何
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何哉
論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諮側聞提耳

弘明集卷第九

音釋

弘第九

縝

章忍切

齟

魚綺切

螭

丑支切

似

鏐

五各切

臙

臙則

臙婢切

人名

則魚厥

櫛

郎丁切

窗

隔也

雷

中庭

徐

他魯切

宄

徒浪切

居

宄切

脊

莫邁切

眇

莫見切

訐

居竭切

宄

發也

宄

徒浪切

也

窆

下棺也

悸

其季切

蚤

渠容切

駟

並獸名

宄

其呂切

黔

巨鹽切

祧

吐周切

遠

墀

時戰切

除

學

苦沃切

氏

辛

髮之

也

廟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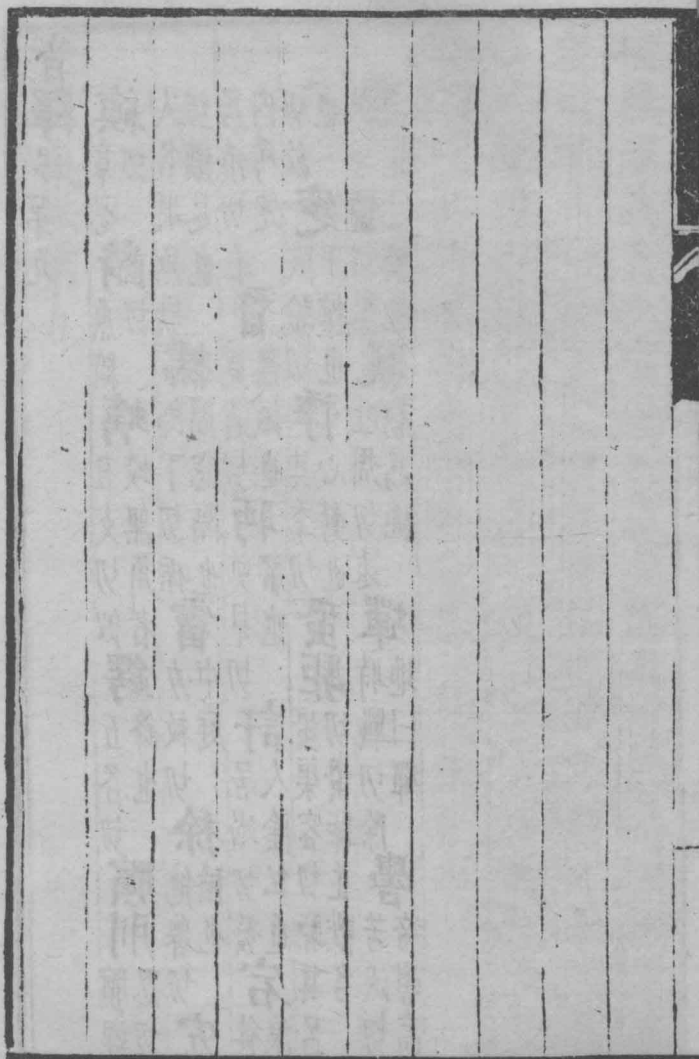
祧

地曰

墀

除

帝學高



弘明集卷第十

梁釋僧祐撰

敕荅臣下神滅論

梁武帝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
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躡神
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
其騰口虛畫瘡痂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
滯蹙之鼃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
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闊孟
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

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爲
言祭義云惟孝子爲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齊必見所
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
滅之論朕所未詳

與王公朝貴書

并六十
二人答

梁釋法雲

主人荅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
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主上疑天
照本襲道赴機垂荅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禮旣彰
祭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協波喻之情預非
草木誰不歌歎希同挹風猷共加弘讚也釋法雲呈

荅

臨川王宏

得所送敕荅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教道叶於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遲近寫對更具披析蕭宏和南

荅

建安王偉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天識昭遠聖情淵察伏覽玄徽實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篤顧蕭偉和南

荅

長沙王淵

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疑機照深邈可以筌蹄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

戰眷良深蕭淵業和南

荅

梁沈約

神本不滅又所伏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
殿內出亦蒙敕荅臣下一本懽受頂戴尋覽忘疲豈
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
不刊之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亦卽彼論微歷疑覈
比展具以呈也沈約呈

荅

范岫

岫和南伏見詔旨所荅臣下審神滅論叡照淵深動
鑒機初敷引外典弘茲內教發蒙啓滯訓誘未悟方

使四海稟仰十方讚抃異見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
誦寤寐書紳惠以逮示深承眷憶范岫和南

荅

王瑩

辱告伏覽敕旨神不滅義睿思機深天情雲發標理
明例渙若冰消指事造言赫如日照用啓蒙愚載移
瞽蔽凡厥含識莫不挹佩謹以書紳奉之沒齒弟子
王瑩和南

荅

王志

辱告伏覽敕荅臣下神滅論旨高義博照若發蒙弟
子夙奉釋教練服舊聞有自來矣非惟雷同遠大贊

激天旨而已且垂荅二解厭伏心靈藻燭聞見更不知何以闡揚玄猷光彰聖述且得罔象不溷於真內外無紛如之滯寔懷嘉抃猥惠來示佩眷唯深王志和南

荅

袁昂

辱告并伏見敕荅臣下審神滅論奉讀循環頓醒昏縛夫識神冥漠其理難窮粵在庸愚豈能探索近取諸骸內尚日用不知況乎幽昧理歸惑解仰尋聖典既顯言不無但應宗教歸依其有就有猶未能盡性遂於不無論無斯可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鑿

絕倫何能妙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之旨兼引喻二
證方見神在瞭然求之三世不滅之理彌著可謂鑽
之彌堅仰之彌高者也方使衆惑塵開羣迷反路伏
誦無斃舞蹈不勝弟子袁昂和南

荅

蕭昂

辱告并伏見詔荅臣下審神滅論夫三世雖明一乘
教遠或有偏蔽猶執異端聖上探隱索微疑神繫表
窮理盡性包括天人內外辨析辭旨典奧豈直羣生
靡惑實亦闡提卽曉方宣揚四海垂範來世惠使聞
見唯深佩服孤子蕭昂頓首和南

答

徐勉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麤蒙垂示辱告重送伏
加研讀窮理盡寂精義入神文義兼明超深俗表詳
求三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斑之未悟惠
示承眷至弟子徐勉和南

答

陸杲

杲和南伏覽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從無住本在
默阻思伏加來藏宵絕難言故使仲初建新火之執
宣遠廣然滅之難傳疑衆談躋淪曠稔宸聰天縱聖
照生知了根墜藥隨方運便遂乃辨禮矯枉指孝示

隅良由迷發俗學使俗以洗況道惑資外文卽就外
以明內任言出以出奇因所據理固以城塹三世負
荷羣生現在破闇當來摑網一牘之間于何不利片
言之益豈可覩縷主因曩慶至德同時預奉餘論頂
戴踊躍惠示不遺深抱篤念陸杲和南

荅

蕭琛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敕旨所荅臣下審神滅論妙
測機神發揮禮教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敬業物悟
緣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經亂俗不搗
自壞誦讀藻林頂戴不勝家弟闇短招愆今在北理

公私煎懼情慮震越無以仰讚洪漠對揚精義奉化
聞道伏用竦忤眷獎覃示銘佩仁誘弟子蕭琛和南

荅

王彬王緘

辱告伏見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思淵凝天理孤
絕辯三世則釋義明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鑽鑿之路
杜異途之口足使魔堞永淪正峰長峻弟子伏膺至
道預奉天則喜躍之心寧復恒準王彬緘頓首和南

荅

陸煦

猥辱逮告伏見至尊荅臣下審神滅論俯仰膜拜衰
徊空首竊聞聖惟一揆唐虞未有前言知幾其神今

日獨奉梁詔道載則萬有擠其淪迷德壽則九服揚
其照筮方旨振民育德百年均其攝受勞民動物千
古咸其折伏法師智深決定受持之持僉允志洽通
敏承神之神諧克陸煦和南

荅

徐緝

緝和南辱告非逮示救荅神滅論伏覽淵旨疏心蕩
累竊惟希夷之本難尋妙密之源莫覩自非上聖無
以談其宗非夫至睿焉能導其極皇上窮神體寂鑒
道居微發德音則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
叶禮敬義感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長

昏倏曉蠢蠢愚生一朝獨悟勵鹿苑之潛功澍法流
於日用鴻名永播懋實方馳迷滯知反淪疑自息第
子歸向早深倍兼抃悅輒奉以周旋弗敢云墜但蠹
測管窺終懷如失耳徐緝和南

荅

王暕

枉告并奉覽敕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旨玄照啓寤羣
蒙義顯幽微理宣寂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繫敘遊魂
之談愚淺所辯詳已爲非滅况復睿思弘遠盡理窮
微引文證典渙然氷釋肉眼之人虔恭廻向惑累之
衆悛改浮心發明旣往訓導將來伏奉淵教欣蹈罔

已王暕和南

荅

柳惲

辱告惠示敕所荅臣下神滅論夫指歸無二宗致本
一續故不斷釋訓之弘規入室容聲孔經之深旨中
外兩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半伏奉淵
旨照若發蒙顧會玄趣窮神知寂測情盡狀天地相
似千載闕疑從春冰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而俱
開祇誦環徊永用懸解存及之顧良以悲哉弟子柳
惲頓首白

荅

柳澄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淵旨冲邈理窮幾奧
竊以修因趣果神無兩識由道得滅佛惟一性殷人
示民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理傳妙覺或義闡生知
而揚墨紛綸徒然穿鑿疑滯逐往將掩名教聖情玄
覽理證無間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汲引同
歸實假雙祛朗然無礙伏奉循環疑吝俱盡來告存
及悲抱唯深柳燈頓首白

荅

王茂

茂和南辱告伏見敕旨荅神滅論頂戴欣懽不及抃
舞神理悠曠雖非建言所極列聖遺文炳然昭著莫

不撫枉虔襟式遵彝典豈可妄陳虛矯厚誣前誥謂
來緣之不期棄享薦之至禮迷路茫茫歸塗靡薄苦
空一到有悔無追主上含明體聖妙窮真假發義照
辭舟航淪溺豈惟天人讚仰信亦諸佛迴光弟子夙
昔棲心本憑淨土數延休幸預逢昌世方當積累來
因永陶慈誘藻悅之誠非止今日未獲祇敘常深翹
眷比故循詣此白無伸王茂和南

荅

庾詠

辱告惠示至尊荅臣下神滅論伏覽未周煙雲再廓
竊惟蠕動有知草木無識神滅瞽論欲以有知同此

無識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盡此實理之可悲自非
德合天地均大域中屬反流之日值飲化之幾則二
諦之言無以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愍此四
生方淪六道研校孔釋共相提證使窮陸知海幽都
見日至言與秋陽同朗羣疑與春水俱釋雖發論弘
道德感沖襟而預聞訓誘俯欣前業法師服膺法門
深同此慶謹當讚味吟誦始終無斃弟子庾詠和南

荅

蕭昂

辱告宣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旨披析使惑者渙
然神之不滅著於通誥理既渺默故致有迷主上識

照知來鑒踰藏往摛機外之妙思攻異端之妄說又
引禮經取驗虛實孝敬之道於此方弘孤子蕭昂頓
首和南

荅

庾曇隆

辱告伏見主上荅臣下審神滅論昏蒙啓悟煥爾照
朗夫至理虛寂道趣空微上聖極智乃當窮其妙實
步浮生自不辨深達玄淵如聞立論者經典垂訓皆
是教跡至於在佛胡書詭恠難以理期此則言語道
斷仰勞聖思爲臣下剖釋羣情豈不欣讚銘挹明旨
抱用始終法師曲誨彌增慙戢弟子庾曇隆和南

答

蕭靡

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情以抃悅主上
凝神天縱將聖多能文奧不刊辭溢繫表義證周經
孝治之情爰著旨該釋典大慈之心彌篤謹置之座
隅陳之机枕寢興鑽閱永用書紳班示不遺戢眷良
厚弟子蕭靡和南

答

王僧孺

辱告惠示送主上所荅羣臣仰諮神滅論伏覽循環
載深鑽奉發蒙祛蔽朗若披雲竊以事蘊難形非聖
莫闡理寂區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繫表思越機前

豈能燭此微言若開金石洞茲妙境曾靡榛蹊踰之
以必薦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遙轍專
謬者無永沈於惑海預奉淵暮孰不懽肅裁此酬白
不申繫舞王僧孺呈

荅

王揖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夫昊蒼玄默本絕言
議性與天道固亦難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
之教公事降設矜局蛙於井谷哀危螻於寸陰思發
神衷言微理鏡引據前經文約旨遠凝神杳翳一理
能貫墳典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古之

滯惑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同茲而隆信足以警誠重
昏儀範百代所謂聖謩揚揚嘉言孔章者也弟子既
慙辨理彌懵知音遂得預聞道訓頒覲妙藻式抃下
陳永佩聖則弟子王揖和南

荅

王泰

一日曲蒙讌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人
逕倏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
垂示聖旨徵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永祛矇惑
弟子王泰頓首和南

荅

蔡傳

辱告奉宣敕旨荅諮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難該辨
雖復前聖眷言後英猶惑獻旨爰釋皎若發蒙固以
陵萬古而擅奇悟方來以不朽伏奉朝聞載深抃躍
謹以書紳永祛迷滯蔡傳和南

荅

王仲欣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荅臣下神滅論伏讀淵麗抃
不勝躍皇帝獻性自天機神獨遠五禮外照三明內
映金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瓚旣陳則孝隆七廟開
慧日於清漢垂法雲於大千如在之義重闡茲晨常
任之明永證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子棲

心法門崇信大典舞蹈之誠獨深鳧藻王仲欣和南

荅

沈績

弟子績和南垂示敕荅臣下神滅論伏深欣躍弟子
竊惟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須其識識須其位周易
所稱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
而不位三者云備其理至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
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真化殆將淪沒今
天子以仁聖盛明據至尊之位蓋層山可以衆煦飄
其和不可移也鍾鼓可以雞犬亂其鳴不可聞也將
使慄慄黔首濟其長夜自非德合天地誰能若斯弟

子早沐虛風旣聞之矣然而燕雀之集猶或相昏飛
蓬之門尚自交構聖旨爰降辭高理愜敦以人天之
善誠以莫大之刑一言作訓內外俱闡夫以孺子入
井凡民猶或傷之況乃聖慈御物必以隱惻爲心邪
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庸至於神享機外志
存弘化颺颺摧其頰舌焉足道哉神牘天貴本非窺
觀遂能存示用懃寡德弟子沈績和南

荅

司馬筠

辱告并垂示敕荅臣下審神滅義伏讀周流式歌且
舞夫識慮沈隱精靈幽妙近步無以追凡情不能測

外聖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談故涉孔父其尚昏經
姬公其未曙而碌碌之徒忘理信目雖畫管窺異見
鋒起苟徇離賢之名遂迷霜露之實愚惑到此深可
矜傷我皇道貫幽顯明踰日月窮天地之極以盡始
終之奧忌猶紫之妨薰朱器雉珉之亂鳳玉爰發聖
衷降茲雅義信之以光揚妙覺拯厥沈泥近照性靈
之極達明孝德之本實使異學剪其邪心四方篤其
羨慕謬以多幸預奉陶均沐澤飲和有兼慶躍流通
曲被佩荷彌深司馬筠呈

答

沈緝

緄和南弟子竊以爲交求之道必取與爲濟至於瀆
蒙不告則空致憧憧儵魚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自絕
諮受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以闇識因果循循局誠
冀履霜不退堅冰可至耳而法師弘心山藪幸能藏
疾雖未升堂遂招以法流杜夷云召渴馬於漉泉不
待鞭策而至矣垂示上答臣下神滅論晨宵伏讀用
忘疲寢構斯法棟導彼迷流天屬旣伸三世又辯鬼
神情狀於焉可求然謂海實廣廣孰能知謂天蓋高
高不可測聖論鈎深旨超繫表蒙情易駘恧能是空
銘末示終愧鑽仰弟子沈緄和南

荅

王緝

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一冥默歷聖未傳
宣尼猶稱不言莊生空構其語求之方策歎昧交深
謬覲今論天思淵發妙旨疑深至理旣弘孝機兼極
信足韜超萬古照燭來今弟子生屬昌辰預覲聖藻
旣水渙於懷抱信曉惑於隨便凡厥靈和孰不鑽仰
矧伊蒙蔽激扑寔深王緝和南

荅

韋叡

至理虛寂冥晦難辨言有以無言無實有妙於老談
精於釋教辭炳金書文稽玉牒者由來尚矣主上道

括宇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照有無之要已覽遂
垂以明論訓折臣下導誘既深訓義方洽凡在有
心孰不慶幸蒙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吝雲消特兼
懽法師果深昔緣因會今法離五慾而入八解去
三界而就一乘復得預聞德者彌足欣讚惠告沾
及戢佩寔深韋叡和南

荅

謝綽

綽和南辱告蒙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伏覽淵謨用
清魂府既排短說實啓羣疑竊惟人生最靈神用不
極上則知來藏徃次乃鄰庶入幾以此觀之理無可

滅是以巨儒伸其祀事大慈照其生緣內外發明已足祛滯況復天誨諄諄引諭彌博弘資始於黔黎導識業於精爽固令開蒙出障坐測重玄異端既絕正路斯反論者慙其墨守范氏悟其膏盲預在有識孰不擊讚但弟子徒懷遊聖終懵管窺頂奉戴躍永懽廕誘謝綽和南

荅

范孝才

弟子孝才和南辱告逮示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竊以彭生豕立名現齊公元伯纓垂事高漢史且斬籌爲喻義在必存神之不滅法俗同貫欲滅其神內外

成失所謂管闕穹極寧辨西東蠹度滄溟安知髣髴
天旨弘深慤懃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
經教增隆實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曲垂頒及銘茲
訓誘方溢寸心弟子范孝才和南

荅

王琳

辱告惠示至尊荅臣下審神滅論謹罄庸管恭覽聖
製聲溢金石理洞淵泉義貫六爻言該三世足使僻
學知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澤復得傾
耳天土拭目神藻鳧杼之誠良無紀極猥惠頒逮銘
躍唯重弟子王琳荅

荅

何炯

炯和南辱所賜書并垂示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神
其如在求前王而未測任常任其不移徙伏膺而曉
鑽仰淵秘渙爾氷開故知紛綸聖跡不由一道參差
動應本自因時今澆流已息無明將啓物有其機教
唯斯發篤孝治之義明覺者之旨預有靈識誰不知
慶豈炎昊所得爭衡非軒唐所能競爽巍巍至德莫
或可名昭然大道於斯爲極何炯和南

荅

王筠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儻然有

見禮典之格言今則不滅法教之弘旨但妙相虛玄
神功凝靜自非體道者豈能默領其宗不有知機者
無由冥應其會聖主迹同萬機心遊七淨哀愍羣生
嫗煦庶物滌彼葢纏勗以解慧祛其蒙惑濟之仁壽
信大哉爲君善於智度者也弟子世奉法言家傳道
訓而學淺行踈封累猶軫旣得餐稟聖教預聞弘誘
一音得解萬善可借扑躍之情無以譬說弟子王筠
和南

荅

孫挹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欣仰喜不自支

夫江海淵曠非井蛙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能干故
一毛不動則衆邪退散舟航旣濟而彼岸斯登聖后
體蘊二儀德兼三代撫靈機而總極秉上智以調民
發號施令則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五
帝以比蹤超萬劫其方永猶復震金聲於指掌降妙
思以發蒙理旣仰而方深趣彌鑽而踰遠均寶珠於
無價齊蓮華之不塵孝敬被乎羣黎訓範侔於先聖
蚊行喘息同識斯權翮飛蠕動共陶茲慶班告未臨
用深榮荷謹頂受書紳永啓庸惑弟子孫挹和南

荅

蕭胗素

辱告并伏見敕荅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稱謂理
絕曠劫多幸猥斑妙訓接足頂受歡敬載懷竊謂神
道寂寞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葦而未測識了色塵
而猶昧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慧雲東漸寶舟南
濟歲序綿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
躬挹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使兩諦八解獨
闕皇言九部三藏偏蕪國學嗚呼可爲歎息者也竊
尋神滅之起則人出樓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
餘俗未弭故使羣疑異學習以成見若不稟於先覺
實終累於後生聖上道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觀與龍

宮并闕至德與實相齊導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卽
孝享以弘覺性照此因蒙拔茲疑網雖復牟尼之柔
軟巧說孔文之博約善誘曷以喻斯巍巍乎十善已
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運法
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受故能播戒香
於鳳闈藻覺花於宸側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
聞者也弟子無記釋藏不逮孔門雖願朝聞終慙吝
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塞甫爾心慮惛悖
謹力裁白不識詮次傾遲諮展親承至教也弟子蕭
眡素頓首和南

荅

伏暉

猥垂班示至尊所荅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淵旨頓祛羣疑天情獨照妙鑒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見亦竊懷佳求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叡理弘讚聖言方使二教同歸真俗一致預得餐沐誨誘陶染至化抃擊下風實兼舞蹈遲比諮覲乃盡襟誠臨白欣佩不知裁述伏暉呈

荅

賀瑒

辱告垂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鑽仰反復誦味循環

故知妙蘊機初事隔凡識神疑繫表義絕庸情皇上
獻覽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超深述三
聖以導未曉標二事以洗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
果之宗彌暢崛山粹典卽此重彰洙水清教於茲再
朗譬諸日月無得踰焉弟子雖冥煩多蔽謬奉格言
研求妙趣猶知蹈舞法師宣揚至道光闡大猷猥惠
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瑒呈

荅

劉洽

辱告奉覲敕旨所荅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札仰瞻
玄談文貫韶夏義測爰繫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

正教垂之方簡希夷卓爾難得而聞斟酌賢聖剖破
毫髮兼通內外之塗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
德思與神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
以爲珮泠乎旣入照若發蒙比故修詣共伸講復也
弟子劉洽頓首呈

荅

嚴植之

辱告伏見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麤或微
隱難悟況識理精密豈庸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驚一
異競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
乖神滅之論斯障實重仰賴聖主棟梁至教明詔爰

發朗若披雲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
幽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仰
禪悅而增心皆當習忍慧途翻流感海弟子早標素
心未知津濟伏讀懽欣充遍身識猥惠存勗荷眷唯
深嚴植之呈

答

曹思文

辱送敕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范中書遂迷滯若
斯良爲可慨聖上深懼黔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詔此
旨一行雖復愚暗之識了知神不滅矣弟子近聊就
周孔以爲難今附相簡願惠爲一覽之折其詭經不

尋故束展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荅

謝舉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語曰萬物紛紜則懸諸天象立言淆舛則折乎聖理昭昭自古事蔚在茲伏尋叡訓垂文義深陶鑄稱象匪臻希微孰識綸幽至極盡性窮神愍斯六蔽哀此四執黜小言之亂道拯經行於夷路旨肆而隱義宛而彰博約載弘廣大悉備一音半偈顯茲悟拔慧日心水蕩此塵迷俾宗奧有歸教思攸在異端自杜誣善知息疑繫表於繩初導禪流於苦海豈伊含孕三藏冠冕七藉而

已哉弟子幸邀至運側承格誘沐泳歡擊奉以書紳
謝舉和南

荅

馬元和

辱告頒示敕旨垂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標機之旨
非凡所窺符神之契唯仁是極故衆教衷徊理詣於
惇善羣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
道裁化理絕言初思包象外攻塞異端闡道歸一萬
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
滅之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摛教抑引不同括而言
之理實無一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雖未顯
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火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
竟通說因情卽理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禮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才之寶不同降清神滅之
爲論妨政寔多非聖人者無法非孝悌者無親二者
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乏懵於至道濫蒙頒
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厝弟子馬元和和南

荅

王靖

垂示聖旨荅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嚴廓遊
心萬古居無棄日道勝唯機爰訪羣下恢弘孝義睿

藻淵玄理深樞極自非聰明徇齊之君就日望雲之
主豈有剖判冥寂明章雅論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
於俄頃非唯理測宸衷亦乃義切臣子舍和飲懷之
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江
淮孤生不學無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
文豈伊髣髴五經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
端至如金石絲竹之響公旦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
祭義而談尤爲顯據若論無神亦可無聖許其有聖
便應有神理且炳然豈容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
宣揚至澤旣涉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

荅

陸倕陸任

辱告惠示至尊所荅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
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
楊墨之黨舌舉口張六師之徒轍亂旗靡言神滅者
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求燕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
而遙聖上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鉤深致遠盡化知神
俾此因蒙均斯氷釋陳茲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以
凡薄沾竊恩紀纓冕則天之朝食捉稽古之論贊幸
之誠獨知踴躍猥頒告逮謹用書紳陸倕呈

荅

王僧恕

辱告惠示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大也斯
寧寸管之所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
奉戴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萬古知十
之談每會起予之富必酬想闡弘聖旨煥然雲消邪
弟子學慙聚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猷妙範
者歟但論者執一惑之情循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
大方焉知致遠恐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
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木爲籌神明常隨
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
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逐滅元

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口丘尼所說彌
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
而以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
置弘理而尚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
照幽寂識周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興需
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閻浮執惑
豁然洗滯况復搢紳之士爲益因其弘哉弟子餐道
無紀法師許其一簣遂能斑逮神藻使得預沐清風
頂戴懽舞無以自譬戢銘兼深彌其多矣弟子王僧
恕頓首和南

答

明山賓

辱告惠示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
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舞
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寄允在明德想
弘宣妙旨無復遺蘊邪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
能仰述淵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
覩百年心惑三世謂形鬼旣亡神竟俱滅斯則旣違
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妙理者哉夫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歿酬問
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

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哲稱其鬼不神
爲薪而火傳交臂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彰彰其明
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
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
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
能仁之妙唱搢紳之所抑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
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真說未知以此將欲何
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況像法也流而無異端
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
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

聖衷親染神翰弘獎至教啓悟重昏令夫學者永祛
疑惑眷逮不遺使得預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載
明山賓和南

荅

庾黔婁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樂記云明則有禮
樂幽則有鬼神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周官宗伯
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入戶愾然必有
聞乎其歎息之聲尚書云若示三王有太子之責左
傳云蘇神化爲黃能伯有爲妖彭生豕見右七條第
子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衆經求諸故實神鬼之

證旣布中國之書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學聖教相
符性靈無浪致言或異其揆唯一但以聖人之化因
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
時不感感惟濟物而參差業報取捨之塗遂分往還
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狎其小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
莫辯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萬赤縣所以駭大千故
其宜也若斯之倫遂復構穿鑿駕危辯鼓僞言煽非
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萬
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勳格無稱道還淳粹經天緯地
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羣聖之所不備

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鬯其玄波而達
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真俗三才載朗九服移
心跂行蠢蠕猶知舞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
缺下帷尤蔽名理旣符夙志竊深踊躍至如百家恢
怪所述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旦般若之書本明
斯義旣魔從所排輒無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畧
說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憑五嶽觸氏之附六
軍敢瀝微塵祗增悚忤弟子庾黔婁和南

荅

殷鈞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荅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誠

不得聞徒觀二諦兼通三聖俱闡片言折妙半字合
靈辭存五禮之中旨該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紀地猶
日月之麗天伏讀歡愉覓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
化及長不虧常恐識業未弘中塗迴枉或端然靜念
心翱翔而靡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聰夫大道
甚夷而黎元好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昭若發蒙
且服且誦永爲身寶數日來公私牽挽還輒頓卧未
卽白答銜眷彌深殷鈞和南

答

張緬

尋三世炳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迷五塗

而長沒以爲形謝神滅骸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
可御瞿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
騫駘與騏驥而並行恐長劫有盡領蟲方至一身舛
壞復受一身精神無異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
說王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譬兩祭而知不滅喻妄
作於背親義隨八引而舛人言比性道而難聞弟子
少遊弱水受戒樊鄧師白馬寺期法師屢爲設生歿
之深趣亟說精神之妙言爾來歸心絕此疑想復覩
斯判益破魔徒非但聞覲於今方欲結緣於後徒知
歸信闇比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薦弟子張緬和南

荅

陸璉

璉白逮告垂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旨照鏡
塵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識暗玄
津謹尋內外羣聖開引殊文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
言二諦以悟滯方先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宣六樂以
導性靈或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誠感以驗應實豈
可頓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則善惡之報虛陳祭
敬之設爲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尚多
偏執是以聖明玄覽遊神妙門動言出理皎若朝暉
發文顯證朗如宵燭頓足開建愚昏懼信凡鄙者也

伏習詔旨綜檢心源謹裁還白不宣抃舞弟子陸璉
呈

荅

張翻

辱告伏見敕荅臣下審神滅論盛旨窮機微言合道
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至如感果之規
理照三世孝饗之範義實百王妙會與春水等釋至
趣若秋旻共朗足使調闡變情桀跖移志反澆風於
遂古振淳波乎方冊英聲茂實粵不可尚法師精理
之秀擅高日下俱沐聖化獨遊神明深鑒道蘊洞識
宗途弟子昔聞師說悟太傅之旨今偶昌時奉不滅

之訓信以照哲希蒙紆洗塵蓋足蹈手舞言象豈能
勝張翻和南

答

王珍國

辱告伏見敕荅臣下神滅論神之不滅經典明文即
心語事皎然在理論有神滅實所駭歎天照淵疑妙
旨周博折彼異端弘茲教範信可以朗悟冥塗棟梁
千載矣伏覽懽戴竊深罔極比故詣展遲獲咨伸王
珍國呈

荅

曹景宗

枉告所宣荅神滅敕理周萬古旨包三世六趣長迷

於此永悟五道恒疑曉若發蒙自非鑒窮八解照伴
十號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書紳敢違寢食法師
識踰有境學詣無生揄揚之善煥如東里披翫周環
用忘所疾曹景宗白荅

荅

顏緒

猥枉明詔頒述敕旨審神不滅以荅臣下理據眇然
表裏該妙所以慧現獨宣舟梁含氣夫目所不覩惟
屏爲隔耳所不聞遐邇致擁不得以不聞不見便謂
無聲無物今欲詰內教當仗外書外書不殊內教茲
現書云竟氣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旣內外

符同神在之事無所多疑疑其滅者卽蟬蛻不知晦
朔蟪蛄之非春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之無窮主
上聖明超古微妙通神三世之旨有證孝饗之理斯
光蒼生管見已晦而復曉晚俗淪冥旣迷而更悟弟
子宿植逢幸預從餐道投心慈氏歸敬誠深唯辱來
緣可期載懷息藻而已弟子顏繕呈

荅

沈宏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敕荅臣下審神滅論夫
唯幾難曉用晦易昏自非凝神斯鑒探頤斯朗豈能
拯重雱於有感豈能運獨見於無明竊惟大聖御宇

上德表物垂法雲以湛潤開慧日而增暉遠比溟海
近譬并幹粵今遂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飛
瓶在火滅字存禮云非類弗歆祭乃降祉且夢蘭以
授鄭穆結草以抗杜回凡此羣列不可悉紀又五道
遞往六度同歸皆神之顯驗不滅之幽旨但郊克躔
足豈從邯鄲比蹤盧敖捷至寧與若士齊跡今仰墜
天墀俯逮闡提所謂若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而
眇燭龍短綆爰汲望瀾覘海實歡喜頂戴若無價寶
珠沈宏稽首和南

荅

司馬攬

辱告惠示教難滅性論竊以慈波洪被道冠衆靈智
照淵疑理絕羣古七禪八慧之辨三空四諦之微故
以煥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以優陀云喻如百首齊
音同讚妙覺尚不能言萬分之一矣夫業生則報起
因往則果來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近可
以知遠尋邇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懸天無假離朱之
目鳴鍾在耳不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迷途難曉
苟狗所懷坐顛坑穿伏覽皇上令旨理妙辭縟致極
鉤深究至寂而異闡啓幽途以還晰雖復列聖齊鑣
羣經聯奧靈山金口禪水玉舌終不能捨此以求通

弘明集卷第十
三十一
違茲而得正信哉澡江漢之波塵滓以滌導德齊禮
還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在付此言展方盡述讚
弟子司馬駿呈

荅

丘仲孚

伏覽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句括真俗理
超繫表義貫羣識鑽奉神猷伏深舞蹈惠示戢存眷
丘仲孚白

弘明集卷第十

音釋 弘第十

痲

烏賄切 瘡痲

蠹

烏瓜切 水蟲

邈

未各切 遠也

皦

吉了切 明也

緄

古本切 人

名 彝

余支切 常也

洗馬

洗蘇典切 洗馬官名

戢

側入切 晚切

漉

皮留切 水流貌

翽

呼淵切 小飛也

眵

章忍切

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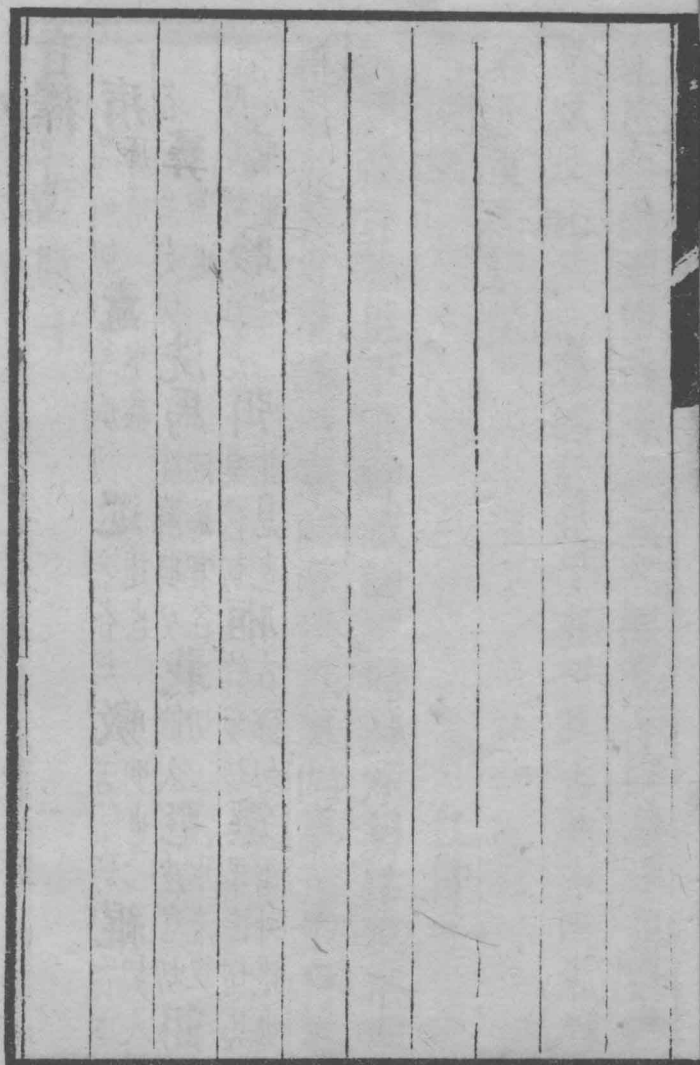
莫禮切 止息也

暄

許晚切 古鄧切

鑣

卑遙切 街外鐵也



弘明集卷第十一

梁釋僧祐撰

荅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宋何尚之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有司奏丹陽尹蕭摹之上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已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宇頽圯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相誇尚申地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

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
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
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
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
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
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
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抵績
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
之曰吾少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
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

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耳必
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邪顏延年之折
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爲名理並
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
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已相示委
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獎者乃當著令耳
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
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
前代羣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
已來則王導周顛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

儀邨超王坦王恭王謚或號絕倫或稱獨步韶氣貞
情又爲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
身煙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
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覲畧數十人靡
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曇邃者其下輩也
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邃已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
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
夏爰逮漢魏竒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天性靈坐
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徵之化哉陛下
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取於斯自臣

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
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
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世主若能剪其
訛僞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
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竒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
頌作刑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
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
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萬
則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
善悉計爲數者抑將十有三二矣夫能行一善則去

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華已來生民塗炭冤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誤獲穌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洮池塔放光而符健椎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固縛甘死以赴師範

一作尼

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霆所擊暑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爲隱慝桀紂之朝寃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刑受崇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文載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覩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爲勸戒所以爲深切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黷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尼之絕牒育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

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論吏司苦堙瘞之勞有時而
詆慢慧琳承天蓋亦然耳蕭摹啓制臣亦不謂全非
但傷蠹道俗最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未可輕去
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
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泰時
吏部郎羊玄保在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
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
取於此邪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
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
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悅曰

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宋李森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出羣域若稱其
巧能利物度脫無量爲教何以不見真形於世真空
說而無實邪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和尚垂懷
允納下心無惜神誥弟子李森和南

荅李交州書

宋釋道高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博辭義照
洗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垣墻崇邃得門自難輒
罄愚管罔象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

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
髣髴儀軌應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爲見哉故淨名經
云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翅頭末城龍華三會人
情感見孰爲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僧俱出靈
鷲山懷怯之宮孱然可期西方根源何爲不覩而世
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闇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
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旦孔丘刪詩制禮並聞史籍
孰覩之哉釋氏震法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鄆魯
皆耳目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患疑此
旣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鑒三世願尋

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
之集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
辭拙語不宣心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與道高法師書

李森

李森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冲美欣會良多
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內徵文以驗實
敬範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觀闇寄
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存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
不待聖而師矣若乃聲迹並資言象相濟大義旣乖
儒墨競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謗誤增釁得不取證

於示見印記以自固乎大聖以無礙之慧垂不請之
慈何爲恪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絕羣望於泥洹之
後興罪垢於三會之先芻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
設其能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
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今如來軌業彌貫
三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爲限羣迷求解不可以
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備列於累萬
問今之所謂佛事者其焉在乎若如雅況所信在此
所驗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即事而談罔非矛
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嘿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

觀清釋

重荅李交州書

釋道高

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九思方服淵致
故知至理非庸近能測微言奧辭非鄙訥所參今謹
率常淺麤陳所懷夫萬善爲教其途不一有禪宴林
藪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指或歌讚頌詠皆耳目所
共了爲者亦無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闇寄之稱何必
受悟於因鑒觀何必闇寄其則生疑疑亦悟本請當
論之疑則求解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
墨之競興九流之是非乃燭火之不息非日月之不

暉何急急於示見而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同季俗無
證驗以微誠亦不謬大聖裕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
者據以不覩形遂長迷於大夢橫沈淪而溺生死先
儒往哲麤有舊荅旣途無異轍輒述而不作夫亡身
投誠必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者以告不見其
不見者會不信見聖人何嘗不在羣生何嘗不見哉
聞法音而稱善芻狗非謂空陳覩形像而曲躬靈儀
豈爲虛設姬孔救頽俗而不贍何暇示物以將來若
丘旦生遇於結繩則明三世而不已問今佛事其焉
在乎低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歸

耳前疏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爲世人不見便謂無佛
故取不見周孔爲其繩準耳此乃垂拱而相隨豈不
盾之謂哉使君生知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運
穎脫之思流浪義苑涉步書園吐握餘暇優遊永日
德音旣宣莫不側聽貧道學業麤淺彌慙簡札上酬
謬畧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霰霰謹白

與道高法師書

李森

李森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闇寄有餘無
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屆道覽復往况彌覩淵曠然
所謂像法乖正求悟理麤借筌會旨無假示見此固

引明卷之二
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不表取之世典綽焉足矣
放光動地徒何爲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備
舉於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求之所基始故知信
者必以儒墨致疑學者將由無證自悔吝明無咎於
三五潛景道德愆於十號矣豈不然乎又所謂姬孔
務拯頽季無暇來生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
七經所陳義兼未來釋典敷載事止緣報故易云積
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
亦不亡此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此所
闕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之說耳望復擢新演

異以洗古今之滯使夷路坦然積礙大通也深願大和尚垂納亮歛弟子李森謹呈

荅李交州書

宋釋法明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馥若幽蘭清若惠風
貧道器非霜穎運非庖生動乖理間獨躋疑駭良由
辭訥旨滯劇難星陳愚謂貳暗寄奇鑒觀示見鞠躬
歌讚感動靈變並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
觀雙舉疑驗兩行豈得罷絕示見頓漏神彩齊軌姬
孔同範世訓放光動地徒爲空言夫法身疑寂妙色
湛然故能隱顯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來隱則

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愆於十號哉餘暉所映足光
季俗信者豈以螢燭增疑正向旦日白黑比肩塔像
經書彌滿世界學者豈以無證自悔又引七經義兼
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雖新新生滅交臂代謝善
惡之業不得不受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徵翰檢
實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
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似若矛盾義將
安寄當仁不讓伏聽淵牘前疏粗述至聖沈浮而義
据未照詞況未泯謹更詳究共弘至道夫羣生長寢
於三有衆識永惛於六塵潛移爲吞噬之主相續爲

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憩之賓往來三惡
而苦楚經離八難而酸辛欣樂暫娛憂畏永勤一身
死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辨聰羣書滿腹百家洞了九
流必達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弗
能預未免謬見以翳情疑似以干慮寄懷於巫精投
誠於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僞以待真遲迴於兩心躊
躇於二逕放光動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
待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棲志玄宅下操
幽淵明一生若朝露辨三世之弗虛縱轡於清真之
術斂控於濁僞之衢植德耘邪而蒼蔚樹福灌正而

扶疏苦節競展於寸陰潔已爭逝於桑榆懷誠抱向
感而遂通豈不親映光彩而覩其靈變哉若耳目所
不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以感聖大法於
是而來遊帝主傾誠以歸德英豪歛衽以服化沙門
齊肩於王公僧尼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種孰爲高哉
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
君於前世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居斯位遣問嚴公
徵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吳王孫權初疑佛
法有靈驗當停罷省遂獲舍利光明照官金鐵不能
碎爐冶不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佛浮

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章鼓舞一不能動黑
衣五六朱張數四薄爾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
郡北寺惇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世奉佛由覩
驗致郭文舉祇崇三寶正信堅明手探虎鯁深識安
危蘭公拂巖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流並高行
逸羣清身邁俗皆有異迹世咸記焉自茲以外不可
勝論貧道少惰學業迄于白首孤陋寡聞彰於已誠
直言朴辭未必可採懼不允當伏追慙悚謹白

荆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偃
人而愛人郭璞注申毒即天竺浮屠所興

浮屠者
那圖也劉

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學者之管闕於斯又非漢
明帝而始也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
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
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餘丈虎使者依圖掘求皆如
言得姚畧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阿育
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
曜殊常隨路迎覩於灞上比丘今見存新一作寺由
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所以不說於三傳
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妙化實彰有晉而
盛於江左也

與孔中丞書

二首

南齊蕭子良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今因修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及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君云積業栖信便是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夫人仁之行非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藉貪竊成其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得一念

而可捨十善八正寧瞥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能
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雖
異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覩
經律所辨何爲偏志一方埋沒通路夫士未嘗離俗
施訓卽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詭妄更增
疑惑應當毀滅就卽因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接黨
竟有幾人今可得以無其多絀諸訓誥經史箴誠悉
可焚之不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所以
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兢仰祇崇者不以
在我故忘物今之慙懃克己者政爲君輩之徒耳欲

今相與去僑矜除慢傲節情慾制貪求修禮讓習謙
恭奉仁義敦孝悌課之以博施廣之以泛愛賞之以
英賢拔之以雋異復何慚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
於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
按劔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未見此情
故常信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府
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行以率無慾使詭諂佞望
門而自殄浮僞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
此無慾之臺不亦善乎一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
則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心無

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願善政言未知傷化
之重儻令詭事以忠孝佞悅以仁義虛設以禮讓假
枉以方直乃至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況能旬朔有餘
所望過矣本自開心所納正若此矯不多如其此煩
未廣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開發未達云何
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邑有懷非所望也若此事可
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由下發
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勛須四凶革而啓聖虞舜待商
均賢而德明如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
廣有所折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離宮之麗貶禹

以茅茨之陋崇阿房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祝鮀之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必察其行覩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請無造於異端真殊途同歸未必孱然一貫頃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專一者厝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畧言其懷無見髣髴翰迹易煩終不盡意比見君別更委悉也

又

夫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貌豈其容一而等其智乎鑒

有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
談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說之所翻見君雖復言
而委盡而不及此處者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
保其方差無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栖心入信者
前良不無此志今以效善之爲樂故挫僑陵以待物
君若以德越往賢聖逾前修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
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其懷無求自足而退於
前良恐未能懸絕空秉兩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
本不及言意在不薄爲復示期懷耳比面別一二近
聊有此釋滯兩卷想於外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

覽者付反幸無勞形目脫未覩者爲可一歷意本不
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之必當撫掌也蕭子
良疏

荅蕭司徒書

二首

南齊孔稚珪

稚珪啓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
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
業依奉李老以沖靜爲心以素退成行迹蹈萬善之
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
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
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

宗極不容二自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
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
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
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
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旣以二道大
同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願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
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況仰資明公齊禮道德
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奧億品
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
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

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

又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麤遠近

實有慙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
尼外典極唯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
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
物故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
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
固淵于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
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爲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
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
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南信道之所
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之一

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
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
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下誠伏願採其末悔亮其始
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又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得示具
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
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數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
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

荅孔中丞書

蕭子良

君此書甚佳宜廣示諸未達者

與恒標二公勸罷道書

後秦主姚畧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
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沈於
屠肆况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
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邪
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
今敕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
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
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

荅秦主書

釋道恒道標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敕尚書令奪道恒標等法服承
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惶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
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
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
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
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
未見機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爲陛下不取也光
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折至尊之高
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羣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道

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
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
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
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
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
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
謹奏以聞

詔恒標二公

姚畧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
心以及於此煩慙勲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

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重荅秦主

釋道恒道標

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
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
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
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
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愚懷所存私懷必守
伏願鑒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
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
聞

詔恒標二公

姚畧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

重荅秦主

釋道恒道標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蒙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無限屢紆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以聞

與鳩摩羅耆婆書

姚畧

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碧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二爲書恒等亦可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

與僧遷等書

姚畧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極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

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
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嘿語之要領高勝
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
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宣
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
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爲魚法師等雖
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乂矣
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
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
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荅秦主書

釋僧碧等

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須有德而天下治
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
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
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者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
敷羅髮於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明
君下有葦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標恒等德
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
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
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

標等有弘毗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水之下斯誠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砮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網以羅四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以逍遙匹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然故在羅網之內卽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字佐治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議苟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

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
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矣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
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
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過
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頽之賓復見
今日矣碧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
碧等言

與遠法師書

晉桓玄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
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

栖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
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
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
令一生之中因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
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
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荅桓南郡書

晉釋慧遠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
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
削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

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
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
山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爲真卞和號
慟於荆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
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孰
得久停豈可不爲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
失其本質故使邯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
豈混同以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
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傲柰疑結何一世之榮劇
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

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頽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燒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蓋是不逆之懷耳

辭劉刺史舉秀才書

齊釋僧巖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遊心釋風志乖孔教雖復道場未即故亦洙訓緬矣方將委質餒獸庶趨九劫

之功分肌哺鴿情存乘雲之馭寧能垂翼中田反跡
籠樊捨夫途中之適嬰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
器位必須才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輒
奉還板命願收過恩無令曹公重歎王舟再慙補秀
之召非所克堪釋僧巖呈

荅僧巖法師書

齊劉君白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爲之
長慨敬慎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旣重俯弘爲大遠尋
聖言斯教爲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
莫逆於心況君辨破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

不悟幽冥相駭遐邇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
志釣由時未遇君沉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
不爾豈不悲哉僕忝莅梓蕃庶在明仄觀貢帝庭必
盡才懿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紛紜有乖
真唱苟爲誕說豈所期邪昔王祥樵採沂側耳順始
應州命公孫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
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流萬載君意何如敬布
腹心想更圖之劉君白荅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徵莊援釋理據皎然徒欲伏羲

辨情末由也已雖高義出象微言入神鄙懷所執猶
或可曉何者夫知人者哲自審者明忘分昧進良所
未安昔成直應命終獲減名之慙遵祖聘能卒招楊
鵠之恥若遺我欲效彼追蹤王呂恐曝鯁龍津點額
衆矣盜所盜器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賓主交鄙可
不慎乎又禮云非指玉帛孝乎豈止保膚故割肌無
譏於前代斷髮有加於曩辰斯蓋斬手全軀所存者
大夫何怪哉願貸愚執賜遂陋襟釋僧巖呈

荅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相視而笑矣君

子日集卷之二
識鑒衆流智該理奧每檢感應之源窮尋分石之說
何常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而苟自謙光乖其側席
仍踵覆車無悔敗轍非知之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
三年見似家人者喜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誓捨重
擔而安坐棄羈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美
趙門欣欣爲樂已甚况復文明御運姬召協政思賢
讚道日昃忘餐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帶玉聲朝披錦
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後與夫髡剪之辱鰥絕之苦
豈可同年而語哉相與契闊久要頗練深志若隱展
禽之賢怨招臧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徃白

歲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君
白荅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比日之事爲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綢繆芳音驟屆
勞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媿汗交集然鄙志區
區已備前欵且巖之壯也猶後於人今旣老矣豈能
有爲夫以耄耄之年指摩成務此自蒼靈特授假首
失功協佐龍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令欲以東畝之
農夫西園之杼叟側景前光參蹤古列無異策駑足
以均驂馮繫澤雉以雙鸞鶴斯之不倫寧俟深察昔

子泰伏命撫節公孫豫報智伯漆身靡侮今日過賞
德粹兩賢正恨年逼崦嵫命急濛汜吞炭倒戈永與
願隔臨紙惻愴罔識所陳幸收過眷不復翻覆釋僧
巖呈

荅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而幼失
理根蹭蹬皓髮惜君之才恒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
而形居坎下旣與黃雀爲羣恐沒鸞鷲之美故率弓
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徽牘三枉陋札再誦苟自謙
冲固辭年耄度君齒德方亨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

遊翔擇木待椅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揖
清風肅從所尚本圖旣乖裁還慙憫劉君白荅

弘明集卷第十一

謂辛
苦也

離 呂支切 接

嫠 呂支切 寡婦也

扞 直呂切 忌也

濛汜 濛莫公切

汜 汜祥里切 濛汜日入處也

鸞鷲

鸞 五角切 鷲 仕角 鸞鷲鳥名